



秋日的风,向来是温柔无声的。不等落叶铺遍街巷,一阵浅浅的清甜便漫过窗前,悄悄漫进寻常日子里。我总觉得,秋天真正的风骨,从不是秋风与秋叶,而是这随处可见、却不从张扬的桂香。

桂花从不爱凑热闹。它不像桃花灼灼、牡丹雍容,开得轰轰烈烈,惹人注目。米粒般大小的金黄小花,三五朵攒成一小簇,紧紧依偎在叶柄的缝隙里,藏在厚实油润的绿叶之间。花瓣薄薄柔软,颜色是淡淡的蜜黄,不耀眼,凑近看才见它细小的花蕊。一簇簇贴在枝梗上,不向外舒展张扬,安安静静隐在浓荫里。若非香气随风四散,大抵很少有人会特意抬头。可偏偏就是这小小的、不起眼的花簇,藏着秋日最治愈的温柔。

小时候住老旧小区,楼几下棵老桂树扎根在楼栋墙角,树皮粗糙斑驳,枝叶却常年青翠。每到九月,天气渐渐转凉,细碎的金黄花苞便悄悄缀满

枝头。花香不是浓烈的馥郁,是一丝一丝,缓缓溢出的清甜,慢慢铺满整栋楼道、整片小区,连空气里都浸着温润的香气。邻里的老人格外偏爱这桂香。天气晴好的午后,他们常会搬一把竹椅,慢慢悠悠坐在树下,轻轻拂落枝头完整的花瓣,小心翼翼收进干净的纸袋里。

有人用新鲜桂花泡茶,入口清甜回甘;有人用来酿蜜做酱,留住一秋芬芳;还有人把花瓣晒干,装进玻璃瓶里收好,秋冬时节慢慢取用。普普通通

的烟火日子,因为这一缕淡淡的桂香,多了几分温柔的诗意。

那时的秋天很简单,没有繁杂的心事,放学路上踩着细碎落花,鼻尖萦绕着清甜桂香,便是儿时最安稳的美好。

长大后搬离旧巷,见过城市里成片的桂花林,花开得愈发繁盛,香气愈发浓郁,可心底最惦念的,依旧是老院子里的那缕桂香。或许是年少的时光最纯粹,也许,桂香从来不只是花香,它藏着

桂雨漫秋

物资公司 王 霏

做鞋的人

路桥公司 赵 昕

2012年,我到五局路桥公司报到。那时的广州南沙到处是田地、鱼塘与成片的甘蔗林。公司机关离旧镇仅十分钟路程,江南路是南沙发展的原点,日常采买、寄件大都往旧镇跑,我也因此与旧镇结缘。

又是一年中秋将近,南沙的暑气慢慢褪去。晚风裹着淡淡的桂香漫过街巷,圆月正一日日丰盈,酝酿着团圆的期许。这些年,南沙发展日新月异,周边相继启动旧改,旧镇的面貌变化得慢一些,大抵因为不够旧。闲暇时,我总爱到旧镇转一转。沿街铺子大多更新换代,唯一一间老旧鞋店,静静守在街边,格外惹眼。墙皮斑驳剥落,露出底下青砖,屋顶悬着一台老旧军绿色吊扇。左边商铺是排列整齐的烧鹅,右边是满墙整齐码放的皮鞋,同为真皮,一个饱世人腹,一个行万里路。

走进店内,一位老人坐在小马扎上,肩头搭一块旧布,手边散落着待修、待定制的皮鞋。身旁老式手机循环播放着94版《三国演义》,我驻足站了许久,静静地看他手工制鞋,

贴合鞋面、校准鞋模、钉合鞋底,动作沉稳娴熟,不疾不徐。

如今是流水线量产的时代,百余元就能买到一双成品鞋,款式多、价格实惠。我心里不由得疑惑,这样一间简陋小店,花大量时间心力手工做鞋,还会有人上门吗?

我想起庄子说的“无用之用,方为大用”。“您做手工皮鞋多少年了?”我开口问道。老人抬眼,眉眼温和,语气轻淡:“满打满算,三十年了。竟和我们公司成立的时间一样长,我暗自感慨。老鞋匠说:手艺不能断,我多做一天,多教一个徒弟,这条路就能多延续一段。三十年前他和妻子在这边围海采石,后来拜师学了制鞋手艺,接手这间小店,一做就是半生。从前旧镇厂房连片,务工的人多,手工鞋耐磨扎实,适合工地劳作,生意红火,夫妻俩常常连夜赶工。后来城市发展,工厂陆续搬迁,人流慢慢变少,生意一年不如一年,只能靠着老主顾、老厂家定制工装鞋、劳保鞋勉强维持。

旧镇的街巷里,有很多这样的手艺人。珠

旧巷的烟火、平淡的日常,还有回不去的温柔旧时光。闲暇时分,站在树下静静伫立,看细碎金蕊随风飘落,铺一地温柔金黄,闻着清而不腻的花香,心头的浮躁与焦虑都会慢慢散去。

生活多是庸常琐碎,有奔波的疲惫,有难言的烦恼,可一缕桂香入鼻,便足以抚平心底的褶皱,让人慢慢沉静下来。

桂花的美,从不在明艳的姿态,而在内敛的风骨。它生于清秋,安于平凡,不张扬、不夺目,却用一缕绵长香气,温柔了整个秋天。

人间风物千万种,各有风姿,各有韵味。可历经岁月沉淀,最让人念念不忘的,始终是这清清淡淡的桂香。

最是桂花香,温柔渡秋长。它藏着秋日的温柔,藏着生活的诗意,也藏着我们心底最安稳、最纯粹的岁岁安然。

江中路曾经有好几处缝补小摊,如今大多消失了,只剩零星几户。补衣阿姨戴着老花镜,穿针引线,五块、十块就能把一件旧衣修补妥帖。巷口还有守摊三十多年的修鞋师傅,换底、补伞、手艺扎实,收费公道。街边配钥匙、修钟表的老人也一样,守着一套老旧工具,守着细碎手艺,日复一日。

时代跑得太快,工业化、智能化渗透进日常。电子锁替换老式锁具,智能手表慢慢取代机械老钟,“坏了就扔,旧了就换”成了不少人的选择,但我认为老一辈物尽其用的初心与手艺,不该在时代更迭里悄然退场,更不该被遗忘。一辈子认准一件事,沉下心打磨细节,这份匠心,不分行业。老鞋匠的匠心,是守着一间小店,做好手中能做的每一双鞋,带着世人走好每一步路;而我们五局路桥人,同样走过三十载光阴,足迹遍布四方,筑路架桥。我们的匠心,是扎根荒野、埋头实干,一砖一瓦铺就城市通途,坚守初心,接续向前。

城市发展之时,有人逐渐,有人念旧。它们相悖吗?我认为不,就像眷恋与期许从来都是共生共存。新旧交替,是城市的记忆。那些沉淀下来的老手艺不会被时代淹没,反而能够萌发新的枝丫。城市的生长总是静悄悄的,从一栋老屋、一处渡口、一座桥梁起步,慢慢蜕变为一个全新的旧镇,全新的南沙,全新的世界。

匠心同源,筑路人亦是做鞋人,匠心恒在,步履不息。

蛋黄莲蓉

成都公司 梁俊茗

十八年前,每到中秋将近,空气里浮起桂花甜香,六妈就从广东寄月饼。邮包很慢,路也远,却总赶在月亮最圆前落到我们手里。一家一盒,不多不少,像她隔着千山万水,也要把心意分匀,分到每个人手心。

月饼盒是铁皮的,印着繁杂的花纹,盒盖上一轮金黄圆月。打开时“破”一声轻响,像秋天轻轻吐气。里面卧着几块月饼,油润饼皮泛着琥珀色光,像被月光浸过。最诱人的是蛋黄莲蓉。莲蓉细腻如揉碎的云,裹着一整颗咸蛋黄,切开时蛋黄微微出油,像小小的橘红落日,嵌在柔白莲蓉里。

妈妈说,要用里面的刀叉切成小块。那刀又是塑料的,很轻,白得像从月亮上裁下的一角。我小心翼翼把月饼切成八份,每一刀都像郑重仪式。然后拈起一小块,不急着嚼,只慢慢化。莲蓉的甜先漫开,绵绵的,像秋晚风拂过舌尖;接着蛋黄咸香,沙沙的,像月光洒在沙地上。甜与咸交织,糯糯的,甜甜的,那味道,比家门口摊贩上红红绿绿的草莓味、菠萝味月饼好吃太多。水果月饼颜色鲜亮得像假的,咬下去甜得直白莽撞。蛋黄莲蓉却含蓄温柔,像一封写在宣纸上的信,每个字都带体温。

后来,我长大了,六妈不再寄月饼了。我也吃过许多种蛋黄莲蓉,包装精美,价格昂贵,可总吃不出当年的味道。莲蓉还是莲蓉,蛋黄还是蛋黄,却像少了什么。

再后来,我随工作来到川渝。这里的秋天拖着长长夏尾,闷闷潮潮,桂花香里,挟着火锅底料的辛辣。中秋将近,满街糕点铺摆出月饼,花样比故乡多,花绿绿挤在橱窗里,像热闹的庙会。

同事说云腿月饼是一绝。我买来尝,咽下后,嘴里剩火腿咸香和糖的黏腻,像热闹散场后的空落,少了点什么。又有人

推荐麻辣牛肉月饼,那麻辣像急雨,来得猛去得快,冲不淡心底淡淡的念想。再后来,榴莲月饼火了,我也去尝。榴莲香浓得化不开,又甜又腻,一口下去满嘴张扬,不容拒绝。可我只吃两口就放下。它太浓,浓得盖住别的味道,浓得让人想不起中秋该是安静,温柔、像月光一样淡淡的。

我站在阳台望川渝的月亮。这里的月亮和故乡其实是同一个,圆月的,亮亮的。可我总是觉得,它照下的光没有故乡柔。也许雾太重,人太远,也许身边少了那个把月饼切成八份的人。

我终于承认,火腿也好,麻辣牛肉也好,榴莲也好,都好吃,却都不是记忆里的蛋黄莲蓉。记忆里的蛋黄莲蓉安静,含蓄、不争不抢。它不需要麻辣刺激,不需要榴莲征服,只安静躺在铁皮盒里,等小塑料刀切成八份,再一小口一小口含化。

那味道,是甜,是糯,是咸蛋黄沙沙颗粒在舌尖融化的温柔。可它已不仅是味道。它是六妈在邮局排队的身影,是包裹上情真意切的字迹,是妈妈轻声叮嘱,是站在桌子旁边等父母拆月饼的我。吃过的月饼再多再新奇,也填不满那个铁皮盒子的位置。因为盒里装的从来不是月饼,而是一个人给另一个人的惦记,是隔着千山万水也要寄到的心意,是“一家一盒”的公平与温柔,是十八年前中秋月光落在舌尖、慢慢化开、再也回不去的甜。

如今我尝了许多月饼,可仍会想起蛋黄莲蓉。想起时,嘴里泛起淡淡的甜,挟着火锅底料的辛辣。中秋将近,满街糕点铺摆出月饼,花样比故乡多,花绿绿挤在橱窗里,像热闹的庙会。也是我一直寻找的、穿山越岭而来的、不肯缺席的惦记。六妈寄来的从来不只是月饼,是一整个童年的中秋,是月亮分成八份,每一份里都藏着同一个人。



万家灯火 二公司 白红元

圆

千 玖

风一凉,桂花就开了。下班路上,忽然被一阵若有若无的香气拦住脚步,抬头才发觉,路旁那棵老桂树,不知何时已缀满细碎的金黄。日子过得真快,仿佛昨天还在蝉声里挥汗,转眼月亮就要圆了,而我的生日,也悄悄落进了这团圆满里。

那夜,月色正好。大院里的人们三三两两聚着赏月,说着家常。妈妈忽然就发作了,外婆连忙递过一块豆沙月饼,她只来得及吃上一口,就被送进了产房。一声啼哭,我便来到这人世间。所以打记事起,生日总与月饼、桂花绑在一起。年年中秋,桌上摆着莲蓉、五仁、豆沙,大人们把最大的月饼切开,先敬长辈,再分给孩子。

长大以后,才慢慢读出中秋藏在月亮里的隐晦。苏东坡说: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。”小时候只当是感叹,如今才明白,这是安慰。月亮没有一夜是相同的,可它总在缺了又圆、圆了又缺的轮回里,把人间照得亮堂堂。原来圆满,从来不是没有缺憾,而是看懂了缺憾,仍愿意把日子过成一轮满月。这大约就是成长——从一个掰着手指等月饼的孩子,长成一个能与缺憾握手言和的人。只是有些缺憾,要等月亮缺过才懂;席间空出的座位,桂香里少了的笑声,都是中秋教给我的另一种功课——团圆的反面,原是思念。

中秋,终究是怀人的节日。苏东坡那首《水调歌头》起笔是“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”,落笔却是“兼怀子由”王正问得好:今夜月明人尽望,不知秋思落谁家。月圆之夜,最宜想念。人间的事,常常是这样:有团圆,就有缺席;有相聚,就有走散。或许在谁家,都有一个亲人,只能在月亮里相见。不必细说姓名,思念本就是月光一样朦胧、又月光一样明亮的东西。于是每到中秋,总有人学老一辈的样子,把最大的一块月饼留出来,摆在月下——不为别的,只因那些缺席的人,也曾为谁留过。只要还有人记得,他们就从未真正离开。

这段时间,我学着许多新的事物,也遇见许多好的人。领导亲和,老师教得细致,同事彼

此照应,办公室里常有笑声;遇到不懂的,总有人愿意停下来说一句:来,我教你。”这样的氛围,让人安心,也让人想好好成长。接手新的事,慢慢有了些眉目,也听过“做得不错”“土手很快”这样的话。我把这些话放在心上,当作前进的动力,心里便有了方向。日子过得忙碌,常常一抬头,天色就暗了,可每天都开开心心的,收获满满。我开始给自己立一个小小的规矩:把每天那一点收获,都记下来。有时是学会了一个新本事,有时是琢磨透了一件难事,有时只是,发现今天比昨天,又从容了一点。攒着攒着,连最初的一点怯意,都被这些细碎的光填满了。

说来也巧,走回家的路上也有一棵桂树,香气与从前大院里那棵一模一样。有时我站在树下,会觉得时光被折了起来,从前与现在,在同一个黄昏里重叠。原来好的氛围给的,不只是安心,更是重新出发的勇气,和每一天都崭新的馈赠。

生于中秋,大约是一种注定的提醒。中秋是“圆”的节日——天上月圆,人间团圆,碗里饼圆。古人说,这个“圆”里藏着五福,藏着吉祥的频率;而我恰在万物圆满的节点来到人间,仿佛生来就带着一句祝福:愿你这一生,也如中秋的月,缺了会圆,暗了会亮,绕再远的路,终究要走到圆满的地方去。

如今再站在桂花香里,我忽然不再急着长成谁期待的模样。成长的答案不在别处,就在每一天的收获里;思念的尽头不是悲伤,而是带着爱继续赶路;所谓“圆”不过是把一个个并不完美的日子,认真过成圆满的节记。

月亮将圆,我的生日也到了。记得苏轼还有一句: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长大后才懂得,“长久”二字,不在岁岁同席,而在无论隔了多远、隔了多少时光,心里始终为对方留着一盏灯。

从前在大院里盼着分月饼的孩子,如今也学会了为自己为自己留一盏灯。这一次,我不再许愿月亮为我停留,只愿自己成为自己的光——像中秋的月,无论阴晴,始终明亮。

嵩县九月,桂花是悄悄开的。你不知道它哪一夜就来了。头天晚上还什么都闻不见,第二天清早,刚推开办公室的门,就有一缕香,像谁在风里撒了一把细糖。你站住了,四下里看,找不着。桂花树就立在那儿,叶子密密的,花小得几乎看不见,可整条路都成了它的。

我是先闻见香,才想起看树的。树不大,挺直,种在项目部侧边。平地里没人理会它,它也不争。春天,别的花都开得声势浩大,它只是绿着。到了秋天,花事将了,它才把攒了一整年的香,慢慢吐出来。那香不烈,却缠人。你走过去,它跟着

你,你进了屋,它还沾在袖口上。我想,这世上的花,大约分两种。一种像牡丹,开得轰轰烈烈,生怕人看不见。另一种像桂花,小到要凑近了才找得着,却能把整片空气都浸透。牡丹是给人看的,桂花是给人闻的。我们这支队伍,是修路的。修路的人,心里都爱着牡丹。谁不盼望自己参建的路,最后能成一条让世界人惊叹的牡丹,大桥如虹,大道如练,在天地间开出一朵最大最艳的花。工程人把青春种在荒山里,把汗水浇在路基上,图的不就是有朝一日,这条路能成为世人口中的“壮举”么。那壮举,便是牡丹。

它要你轰轰烈烈,要你万众瞩目,要你在深山山里待上许多年,只为等它一朝绽放。一条路的修成,更多的时候,像桂花开。打桩,是一声不响的。立模,是低着头的。浇筑,是闷在钢筋里,外人听不见的。多少人的青春,就藏在这些不声不响的工序里。他们不站在主席台上,不上电视,不留名字。他们像桂花一样,小得不能再小,可正是一个一个这样的小,凑在一起,才让整条路有了绵长的香气。

这多像我们的队伍。单看一个人,普普通通,像一粒微尘。可千百个人站在一起,穿着一样的工装,朝着一个方向走,

那气势,就成了一棵谁也无法忽视的桂花树。

我有时想,做牡丹当然好。可若做不成牡丹,我也愿做一朵桂花。开在项目部边上,开在经理部院子里,开在每一个晨雾未散的清晨。不争春,不抢眼,只是安安静静地香着。香给风,香给路,香给每一个从这世上匆匆走过的筑路人。

风又起了。我站在桂花树下,香从四面八方涌来。这一刻,我觉得自己是被这支队伍浸透的。我小得看不见,可我也香着。我的香,和千万人的香合在一起,成了这一路上,最不张扬、也最散不开的嵩县秋日。

回故乡

华南公司 雷淑燕

“如果累了就回故乡,去山野里走一趟……”这句歌词就像一把钥匙,轻轻一转,便打开了心底那扇久未触碰的窗,思绪顺着窗缝飘回故乡,钻进那条人烟渐少,却处处透着温情的小巷。巷子中央那棵老核桃树,如今已撑开如盖的绿伞,枝头沉甸甸地坠满了青皮果实,像挂着一盏盏饱满的灯笼。秋风拂过,树叶沙沙作响,几颗熟透的核桃“吧嗒”一声落在地上,砸出故乡特有的、带着微涩的清香。远在他乡的游子想起这片熟悉土地,心底的欢喜便要溢出,在那些不知烦恼为何物的旧时光里,连风景都是暖的,天际铺满了金灿灿的晚霞,蝉在树梢唱得不知疲倦,炊烟从各家屋顶袅袅升起,像一条条柔软的线,把整个村子轻轻拢在怀里。

岁月推着人往前走,肩上的担子重了,人也变得身不由己,随着工地四处漂泊,像一片被风吹远的树叶,轻飘飘地落在布满钢筋水泥的工地上,扎不下根,也飞不回枝头。想要的东西变多了,那份纯粹的快乐却变少了,每天戴着安全帽在脚手架间穿梭,汗水顺着帽带往下淌,砸在滚烫的水泥地上,瞬间就被蒸发,那些无忧的旧时光,也如着汗水般再也寻不着踪迹。

“有些话讲一讲,有些人望一望……”我摸出手机翻出母亲发来的语音,今晚月亮真圆,你爸把桌子搬到院中间了,说什么时候你们能回来一起赏月。我盯着屏幕,眼眶忽然就热了,父亲不善言辞,可他把桌子搬出去的那一刻,一定在默默数着月亮升起的时间。

“如果累了就放一放,去记忆里走一趟。我闭上眼睛仿佛又听见儿时的笑声,飘得比炊烟还要长,是哥哥和我在晒谷场上追着萤火虫跑,是奶奶摇着蒲扇讲古,是父亲把第一块月饼掰成四瓣,最完整的那块总是塞进我手里,月光一点点变圆又一点点变亮,像时光从指缝间流走,抓不住,也回不去。晚上项目聚餐,长桌拼在一起,大家围坐四周,天南地北的乡音伴着碰杯声在屋里回荡,氤氲的热气模糊了每个沾着灰尘却满是笑意的脸庞,我拿起一块广式月饼咬了一口,甜腻的莲蓉在舌尖化开,与故乡的味道有点不同,我想起了母亲蒸的月饼,那是关中特有的椒盐咸香,晒干后再塞进灶膛里,烤得焦黄酥脆,咬下去满口生香,吃的时候她总在一旁念叨“慢点吃,没人跟你抢。”

“望着那月光一点点变亮……”我走到阳台,月光落在安全帽上,像落了一层薄霜,远处城市的灯火连成一片,像一条流动的河,可我知道河的那一头,有一盏灯是为我照亮。每当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时,只要想想故乡的旧时光,那些压在心头的疲惫便会悄然消散,故乡给不了腾达的事业,所以要四处闯荡,可每当身心俱疲时,它又能化作最柔软温暖的慰藉。

月亮变得又圆又亮,像母亲的眼睛温柔地望着我,我慢慢合上眼睛,沉进梦里的故乡,那里有无忧快乐的旧时光。

桂香

机械化公司 王 为